



倒影里的故乡

□ 巩本勇

一棵棵垂柳倒映在水中,如美人照镜一般。河渠纵横,诸水汇归,枕水之地的马踏湖是我的故乡。散居在湖区的十几个村庄,均匀地分布着。这里的农家有的一面临水,有的两面临水,有的三面临水,还有的团团被水包围着。自横的木船,悠然停在农家周围的码头。他们下湖捕鱼捉蟹、放鹅放鸭、侍弄蒲苇以及台田上的庄稼都用木船,这里的人和木船有着不解之缘。出生在湖区的人,虽然在县城生活了三十多年,但还是保留着一些水乡人的习性。

每次回到老家,看到岸边柳树和房屋在水中的倒影,常常让我忆起童年。

芦苇荡里驶出来一只小船,小船像离弦的箭,先是觅食的野鸭腾空而起,紧跟着苇雀惊叫不停。撑船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动作娴熟,地道的湖区人。小船驶到捕鱼的箔前,只见他用力一搏,小船立即在箔前停下来。中年湖民捞起鱼篓,打开后盖,往船梁上一磕,大小小鱼活蹦乱跳。小孩子蹲在船上,只有捡鱼的份了。湖水在彩虹的映衬下,扯出一幅父与子捕鱼的水乡画面……这是小时候的我和我的父亲。

湖区人在水中下箔捕鱼,俗名蜜蜂子,也叫摆迷魂阵。打鱼人撑着溜子将打好的苇箔七折八拐插在湖里,留上几个易进不易出的小豁口,游鱼误入阵里便会身不由己,东一头,西一头乱撞,出口岂是笨鱼们能找到的。除极个别的侥幸撞上出口外,大多数的鱼只好等着湖民来拿。这样拿,湖民还嫌不顺劲儿。为了拿得更省事,又在迷魂阵里放一种只能进不能出的鱼篓,这种鱼篓制作得很巧妙,外形像个丫丫葫芦,入口处往里插了一圈尖尖的竹针,鱼可以顺着竹针安然无恙地游进去,但是,想迎着竹尖再游出来可就难了,既然出不来,只好掉过头再往里钻。前面紧接着又是一道这样的机关,它一旦进了第二道机关,可就再也别想出来了。

我从小在河湾里摸爬滚打,所以说对水一向是情有独钟。走在桥上,更多地会让我想起儿时从桥上赤裸跳水的时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的门前是一个大湾,那时的水清澈见底,成群的鱼儿,围着光屁股的孩子们嬉戏。大湾的西南角有一座石头桥,每到夏天,这里成了我们的乐园。不论午后,还是周末,到了石头桥,我们就会用最快速度脱光衣服,赤裸相对,跳进水中,打打闹闹。这还不过瘾,我们又玩起了跳水。跳水的历史非常久远,从人类掌握游泳技能后,就开始有了简单的跳水活动。在马踏湖,孩子们经常玩跳水,尽管老师罚站、家长担心……我们一个个排队上岸,轮流从桥上跳入水中。先是双脚入水,后来有了更大难度的头先入水,难度系数不亚于跳水运动员。当然,跳水要看水的深浅了,水深的话要手先入水好,这样可以减少对头部的冲击,水浅的话肯定是要双脚先落。跳

水尽管有危险,但是对于从小在湖区长大的孩子们来说,没那么矫情。跳水能锻炼我们的胆量,也能增强我们的体质,更重要的是陶冶我们的心灵。

马踏湖2100多条水路,也叫船道,南北走向的主船道也就十几条。从鱼龙湾大桥通到预备河的这条河道是古船道,也是最宽最长的主船道。1978年,鱼龙湾村顺应民愿,在此路穿越“龙窟”之处改建了鱼龙湾大桥。此桥,不仅具有桓台县北部村庄内第一桥的规模,而且显现着“水从鱼龙湾中过,人在卧龙背上行”的文化意蕴。有农户居住的主船道两旁,种有垂柳,粗的腰一样粗,细的腿一样细。所有的船道几乎都有桥,有的还不止一座。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材质不同的桥,与水中倒影相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马踏湖的桥,不仅是一个指引,更是一种标志。96平方公里的湖区,有木桥、板桥;有泥土桥、楼板桥;有石拱桥、钢混桥等。我们给它冠名桥湖,一点也不夸张。马踏湖区的拱桥有石拱、砖拱和木拱之分,其中砖拱、木拱已不多见。常见的石拱桥,又有单拱、双拱、多拱之分,拱的多少视河的宽度而定。一般正中的拱要略小,特别高大,两边的拱要略小。依拱的形状,又有五边、半圆、尖拱、坦拱之分。石拱桥一般水中部分用石头垒砌,桥面铺石板,混凝土浇灌,桥边做有石栏杆。马踏湖区的石拱桥以单拱居多,跨度、宽度不一,为了进出的小船方便。半圆石拱桥倒映在水中,成为一个圆,影像变得很美,如果有月亮,水中的倒影更美。

水面上的倒影,常常呈现出一种极为迷人的、无与伦比的对称美。主船道往北一公里有村里的教堂,教堂前面不远处的一座老宅是土坯房子,年代久远。一棵高高的杨树梢上有一个喜鹊窝巢。喜鹊起起落落,仿佛忽略了主人的存在。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就是故乡的鸟类。头顶凤冠,脚踏水面,嘴衔水草,直立水中,这种姿态优美的水鸟叫做凤头鸊鷉。震旦鸦雀是特有的珍稀鸟种,为全球近危物种。现在,马踏湖的震旦鸦雀也从偶尔发现几只的“稀客”逐渐成为了“常住居民”。除了凤头鸊鷉、震旦鸦雀这些珍稀鸟种,还有白鹭、白鹤、苍鹭、水鸭……麻雀被称为“家臣子”,苇雀就是大苇莺,湖区人叫“喳喳栖子”。有许多鸟的俗称,我还真说不上来。如果你做事拖泥带水不够利落,湖区人立马就说:“家臣子拉薄屎——赖屎巴鸟。”在故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鸟类在飞行穿梭。这些鸟叫声都是埋藏在我记忆深处最熟悉的,也是最美好的声音和影像。

离开住户往北走,就是芦苇荡,一眼望不到边。自然万物大多有其自己的味道,草香、花香、荷香……都会使人神清气爽。故乡的芦苇荡就是湖区人生活的日常,我们童年的游戏都是围绕芦苇荡展开的:拔谷荻、挖荸荠、找野菜、捉野鸭、掏鸟窝、捡拾鸭蛋……

阳春三月,马踏湖的芦苇一节节地长高,鲜嫩的苇叶开始绽开。到了暮春时节雨水较多,芦苇已经长到两米多高。芦苇地里有很多野生植物,如瓜拉秧、尿坷垃蔓、车辙子草、狗尾巴草、野豆子、菟丝子、茅草、白蓬草、青青菜、曲曲菜、灰菜等。其中有些藤蔓植物,顺着苇秆往上爬,把附近的芦苇紧紧缠绕在一起。如果不提前拔掉,它们会把芦苇缠折。所以隔一段时间要去苇地里拔草,我们这里称之为“薅苇子”。我经常跟着父母下坡薅苇子,小孩子吗,人在曹营心在汉,总一心算计着芦苇荡里的鸟窝鸟蛋。一次,我和母亲到地里薅苇子,手和胳膊都磨破划伤,再也不干了,就跑去捉鸟去了,气得母亲直跺脚。

苇地里的曲曲菜、灰菜可是好东西,湖区人哪舍得扔掉。散工了,他们每人都会装上一大兜带回家,一拌一蒸,调上蒜汁,比肉还香。端午节前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苇地打苇叶,回家包粽子。母亲手可巧呢,她能包出各种口味的粽子来,全家人争抢着吃。小时候,我们吃粽子就像吃上一顿美餐一样,别提有多高兴了。苇叶三片四片地展开,夏天到了。我们采来苇叶,卷成喇叭,吹出或粗犷或尖利的声音。芦苇叶和柳条围个圈,戴在头上,钻进芦苇荡里,很难找到。在芦苇荡玩捉迷藏,这是湖区孩子们常干的事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菜园子,队长安排专人施种,隔几天就给村民分一次菜。过去浇地没有机械化,是人工用水斗子进行。人工浇地,一个人不能干,需要两个人一起配合。大热的天,地里连棵歇脚乘凉的树都没有,父辈们有太多的辛酸和无奈。那时候,生产队里没有大棚,只能吃季节蔬菜。村民没有冰箱,冬天要吃其他季节的蔬菜就很麻烦。洋柿子(西红柿)是稀罕物,勤劳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学来了保存的办法,他准备了十几个盐水瓶,把洋柿子切成碎块,满满当地塞进去,等到春节拿出来招待客人,洋柿子的口感也没有变。

说起洋柿子,我想起了疼爱我的奶奶。奶奶知道我喜欢吃洋柿子,每次生产队里分菜,她都把洋柿子藏起来给我慢慢吃。我是长孙,奶奶经常领着我坐席。每当端上了洋柿子炖泥鳅、洋柿子炒鸡蛋,奶奶都是告诉大家,俺孙子喜欢吃洋柿子,你们少吃点。1979年,奶奶积劳成疾患了乳腺癌。她躺在炕上,身上盖着薄被,不停地呻吟着,有时会大声叫起来,病痛把奶奶折磨得不成样子。从奶奶坚强的喊叫声中,我听得出来,那是奶奶对生活的留恋、对儿女们的挂牵。奶奶去世的时候,年仅54岁,我正读小学一年级。我对奶奶的思念,如故乡河湾里的水,涓细却又绵长。

村里学校的后面是一条河,过了河,再经过一片玉米地,就是生产队的菜园子。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夏天,生产队菜园

子里的洋柿子刚要成熟的样子,我和几个同学从教室的后窗户爬出去,跳进河里游到对岸,一溜烟跑进了菜园子。当然,我们是不会让看园子的大爷看到的。每个人摘到了好多洋柿子,用衣服包起来抱着,开始往回返的时候,被看门的大爷看到了。我们吓坏了,各管各撒腿就跑,大爷使劲追。跑着跑着,洋柿子开始从衣服里散落,掉在地上,我们来不及捡,使出吃奶的劲跑着,上气不接下气,狼狈不堪。好不容易跑到河边,大家没商量却想到一块去了,先把洋柿子扔到河里,然后纵身一跳入河。大爷站在岸上直着急,看着我们使劲吆喝:小兔崽子们,小心别淹着……

我的父母和老爷爷老奶奶住在一起,有五间大北屋、三间南屋,不过都是土坯房,庭院很大,房子的南边是河湾。父亲在河湾旁开出了一片地种菜,树枝子扎一遭篱笆,篱笆上嘟噜着豆角、丝瓜、扁豆,挂满枝蔓的扁豆有红色的、绿色的,煞是好看。菜地里种有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葱,还在河湾边上种上了向日葵、甘蔗等,那可是我们小孩子们的最爱。小小的菜园子,种植的品种可不少。记得有一年,猪圈里的大母猪跑出来,把地里的蔬菜给拱倒多半,特别是那些西红柿散落一地,好端端给划拉个稀巴烂。父亲很心疼,叫来叔叔们,三下五除二把这头猪给宰了。母亲知道了,和父亲大闹一场,说他简直是个傻子,赌气回了娘家。因为这头猪本是全家用来过春节的……

湖区人被称为洼里人。脸面对于湖区人来说,甚至比命重要。易中天《读城记》说,北京的平民又有什么身份架子呢?也就是那么一点精神吧!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人高贵,并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说实在的,湖区人的毛病在于过于看重身份面子,这不仅体现在为人做事上,在修路建桥、盖屋打墙、饮食文化等诸多方面也尤为突出,因而喜欢攀比、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就像说话爱骂人一样,他们发明了一个字:“唠”。其实,用“个性张扬”形容湖区人最贴切,这都无关他们的个人品质。称呼湖区人为洼里人,便多半是指一种特有的趣味,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笑谈。凡是去过马踏湖的人,都会记住湖区人的热情与淳朴。

飘渺无边的云雾,牛毛密织的细雨,巍峨壮观的瀑布,烟波浩渺的湖泊,奔腾不息的江河……水的存在有万千形式。故乡的水和故乡有一种天然亲近性,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洼里人质朴而倔强的血液。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非常自恋地说自己是洼里人,因为我的根在故乡。

每逢回老家,我都会到桥上走一走。我伫立在桥上,河水静悄悄的,缓缓的,人和景是那般清晰光洁。

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故乡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我想念的人和事物却越来越多。



你不要走

——写给支教的老师和天下所有的老师

□ 金晓莉

你不要走
老奶奶热腾腾的铁锅里
蒸制着你喜欢的馒头
老爷爷红彤彤的炉火里
烧烤着你钟情的红薯
小弟弟给你拿来
热乎乎的鸡蛋
小妹妹给你采来鲜灵灵的
山花儿

你不要走
讲台上有你海阔天空的
潇洒
校园里有你青春绽放的
奔走
课堂上女娃们忽闪着大眼睛
凝心倾听
操场上男娃们欢动着快乐
神驰宇宙

你不要走
风中
雨中
雪中
你抱着我、背着我、牵着我
走过坎 走过沟

你不要走
贫困的农舍里
因为你的到来有了光
有了洁 有了奔头

你不要走
我饥肠辘辘的时候
你拨给了我香甜的饭菜
我无家可归的时候
你是我最后的守候

你不要走
谁还会为我卷起湿漉漉的
衣袖
谁还会亲亲我受了委屈的
额头

你不要走
你留给我的作业里是真理
你留给我的希望里都是
会唱歌的石头……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 b f k @ 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